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西汉」刘安◎著

淮南子

典藏·文化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西汉〕刘安◎著

淮南子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典藏·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淮南子 / (西汉) 刘安著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2013.3

ISBN 978-7-5317-3036-1

I . ① 淮… II . ① 刘… III . ① 杂家 - 中国 - 西汉时代
IV . ① B2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1505 号

淮南子

作 者 / (西汉) 刘安

责任编辑 / 陈颖杰

封面设计 / 华文悦读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541 千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8.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36-1

目 录

第一卷	原道训	1
第二卷	俶真训	23
第三卷	天文训	42
第四卷	地形训	71
第五卷	时则训	85
第六卷	览冥训	109
第七卷	精神训	120
第八卷	本经训	136
第九卷	主术训	151
第十卷	缪称训	188
第十一卷	齐俗训	211
第十二卷	道应训	239
第十三卷	汜论训	272
第十四卷	诠言训	302
第十五卷	兵略训	324
第十六卷	说山训	353
第十七卷	说林训	377
第十八卷	人间训	402
第十九卷	修务训	440
第二十卷	泰族训	459
第二十一卷	要略	491

第一卷 原道训

〔题解〕

“原，本也。本源根真，包含天地，以历万物，所以叫原道，因以题篇。”“道”是《淮南子》书中反复阐述、描摹的思想精华，它超越时空、无声无形，而又无处不在，是万事万物的母体。在自然之道的滋润指导下，人类要保持“清静”、“无为”的信念，保养精神、守住形气，达到恬淡自满的境界。这是本文也是《淮南子》全书的宗旨。

原书二十一卷，每卷都称“某某训”，本篇旧多作“原道训”，清儒姚范以为“训”字乃“高诱自名其注解，不是《淮南》篇名所有，就是诱《序》中所说‘深思先师之训’也”，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淮南子》全文篇名中“训”字都是后人添加的。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①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淳，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幌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濇，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

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②，龙兴鸾集；钧旋轂转，周而复匝。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

(于)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响喻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觝生也;兽胎不𦍋,鸟卵不𦍋,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霓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而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③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

〔注释〕

①廓、析(tuò):开拓、扩大的意思。 ②鬼出电入:是说速度极快,没有踪迹。

③虚动:动而不起作用。

〔译文〕

道,上能够覆盖天,下能够运载地,拓展到四面八方。它高到没有边界,深到无法测量。它容纳宇宙,生成了万物。它好像源头之水,喷薄而出,流过所有的空间;它似汹涌澎湃,水势翻腾,由浊变清。它直立起来能够充满天地,它横放下去能够遍布四海。它无穷无尽,不受控制,舒展之时能够笼罩四方,集聚之时不满一把。它小而能变大,暗而能变明,弱而能变强,柔而能变刚。道,贯穿天地,包涵阴阳,连接宇宙而使日月星辰生辉。它十分柔软,极其精致,但山岳依赖它而高耸,潭渊依靠它而变深,兽类依靠它而奔跑,鸟类依靠它而飞翔,日月凭借它而发光,星辰依靠它而运行,麒麟依靠它而出游,凤凰依靠它而翱翔。远古伏羲、神农两位圣帝,掌控了大道的根本,挺立在天地的中间,精神和造化相合,安抚着天下四方。

所以能使天行地止,就像车轮绕轴、水流低处般永不停止,和天地万物相始终。就如同风起和云涌、雷鸣和雨降般彼此感应;又像鬼神、闪电稍纵即逝,又好像神龙、鸾凤飞临集聚;还如同钧器和车毂旋转不停、周而复始。已经被雕琢装饰的,让它们回到质朴。顺从自然所做的事自动合乎着道,朴实无华的言论也与德相应;恬静欢愉不躁不骄,求得广泛的和谐,容纳万物不强求统一,来维持、顺从各自的天性;精神既能依靠在毫末

之上,又能拓展到广大的宇宙。两位圣帝的德行使天地柔和、阴阳相和,四季有节而五行有序;他们关怀孕育万物繁衍生长;滋养着草木,润泽着金石;飞禽走兽长得又肥又壮,羽毛莹泽光亮;翅膀坚硬有力,兽的骨角长势正常;走兽不怀死胎,飞禽孵蛋成鸟;老父没有丧子的悲哀,兄长没有失弟的伤痛;孩子不会成孤儿,女子不会成寡妇;异常的虹霓不会显现,妖星不在天空运转。这些都是二位圣帝广怀德泽所致。

至高无尚的道,能孕育万物,而不把万物当作自己所有,成就变幻万物之形,而不去主导它们。用足爬行的兽类、用嘴呼吸的鸟类、蠕动而行的虫类,都依赖道而生,但这些动物并不由于这些对道感恩戴德;其后这些动物也因道而亡,但也没有谁去憎恨它。用道而盈利的,不能去赞赏它;用道而败事的,不能去非难它。收敛积聚不会添加自己的财富,广施贫困不会使自己变得贫穷。道尽管渺小,但不能够深究;道尽管细微,但不能够尽知。往上累叠不会增高,向下堕毁也不会降低。使它增添而又不見其多,使它减弱而又不見其少。削减它而不会变薄;杀害它而不会伤残。挖掘它而不会变深,填塞它而不会变浅。道这个东西,若有若无,不能详细描绘;似存似亡,但是用之不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深邃难测,但是动有所应。它遇到刚就展开,遇到柔就曲折,遇到阳就提高,遇到阴就降落。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骛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挻抱^①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闾阖,沦天门。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

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②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遍]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

秉其要归之趣。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而景不一设，叫呼仿佛，默然自得。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③也。物至神应，知之感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万物之至，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

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④争得也。射者扞乌号之弓，弯棊卫之箭，重之^⑤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故矢不若缴，缴不若无形之像。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螭捕鼠、螭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

昔者夏桀作九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

〔注释〕

① 抻(zhēn)抱：环绕转动。 ② 霄霓(zhào)：虚无高渺的样子。 ③ 害：应该是“容”，仪容外表。 ④ 罟(gǔ)：渔网。 ⑤ 重(chóng)之：加上。

〔译文〕

以前冯夷、大丙驾御，乘坐着云车，进去云层，游览于迷蒙的云雾中，奔驰在隐约模糊的境界中，攀登高处向最渺茫处进发，到达无边界的地方。在霜雪中路过而没有痕迹，在日光照耀下而没有影子，像旋风那样围绕转动，像羊角那样曲折上升，经过高山大川，跨过昆仑山顶，推开外天门，进去玉皇宫殿。而末世的驾御者，尽管有轻车良马，马鞭强劲、马刺尖锐，却不可和冯夷、大丙争先。

所以，得道的人恬淡悠闲、淡泊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车，用四季作

马,让阴阳驾驭。乘着白云升上九霄,和天地同寿。放开思绪,可以奔向太虚。能缓步徐行,可急速飞奔。让雨师在路上洒水,风神扫尘土,把电当鞭子,把雷当车轮。向上漫游于幽远之处,向下穿过没有边际的大门,浏览观照,恪守全部。周游四方,还能返回中央。因此用天作车盖,那全部的东西就都能够负载。用地作车子,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负载;用四时作骏马,那世间万物都会听使唤的。以阴阳作为御手,那就没有什么不具备的了。因此虽然速度很快却不会摇动,尽管路远却能够免受劳困之苦,身体不受劳苦,才能不受减损,而能知晓八方上下的形状、范围,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由于把握了道的根本,因此才能畅游于无穷无尽当中。

因此不能背离自然规律来处置天下之事,应该顺应自然的变化去探究。万物的变化是不能穷究的,但是殊途同归,只要可以掌握要道就行了。镜子和水能够照出形容,不要特意修饰打扮,一切都会全部显现出来的。

人生下来原本就是清静无为的,这才是上天所给予的本性,受到感触内心有所动摇,这是对本性的侵害。事物显现于人的面前,精神便开始有所反应,这是人的才智在活动。才智与事物接触,喜欢、厌恶的感情于是也就有了,喜爱、厌恶的感情自然就会有所表露,因此智慧就被外物所诱惑,不能返回自身本真,天性因此也就消失了。因此能够最后和道相合的人,是不会用人的欲念来改变天性的,外表和万物的变幻一致,但是心中还是能够守护本真的。道至虚却能满足万物的一切需求,随意变化却能得其所止。不管是大小、长短,各种形态都是具足的,万物来时,不论是如何翻腾纷乱,都有固定的法度。因此,道尽管处在上面,而人民却不因此而感受到重压;居于前列,百姓不会受到损害。天下的人都归服他,奸邪的人都害怕他,由于他不与万物相争,因此也就没有谁和他争斗。

在江边钓鱼,尽管钓一天也不能满一箩,尽管使用的渔钩很尖,倒刺十分锋利,钓绳很细,钓饵很香,而且还有詹何、娟嬛这些高超的技术,还是不能够和渔网相提并论的;射鸟的人让他打开乌号之弓,加上棋卫之箭,使用后羿、逢蒙的技术,来获取飞鸟,尽管这样也是不能够和鸟网一比高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由于他们所用的工具太小。如果把天下当作捕鸟的笼子,把大江大海当作捕鱼的网,那么怎么会有鸟和鱼跑掉呢?因此箭不如带绳的缴,缴又不如网,网就更不能和无形的天地之笼比较高下了。抛离大道而喜欢小技术,这就如同叫螃蟹捕老鼠,让蛤蟆捉跳蚤那样

荒唐,这样做不但不能够制止奸邪,反而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混乱。

以前夏鯀建造九仞高的城垣以防叛乱,结果诸侯还是叛变了他,海外的人也出现狡诈之心。夏禹知道天下叛变作乱,就拆掉城墙,填平护城河,分发财物,焚毁武器铠甲,对人民布施恩德,于是海外异族称臣归服,四方诸侯前来纳贡。他在涂山与天下诸侯会合,带着美玉丝帛来进贡的国家有成千上万。因此说巧诈之心藏于胸中,纯净的道也会不纯粹,神明的德也会不完善。在身旁的人都不了解你,远方的人怎么能够服从你呢!所以铠甲坚硬兵器就会随之锐利,城池建成就会跟着出现攻城的冲车,就像用热水浇灌沸水不会使沸水停止沸腾一样,只能使混乱增加而已。所以用鞭子鞭打咬人的狗、鞭打踢人的马,想用这样的办法教养好它们,即使是尹儒、造父这样的驾御高手也不能使它们驯服。如果心中没有伤及对方的邪念,那么就是饥饿的老虎也能够拽它的尾巴,更何况狗和马这种家畜呢?因此掌握了道的人,安安逸逸不会窘迫贫困,玩弄权术的人,辛苦忙碌也将一事无成。

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察针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①,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②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姬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芘,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黥]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综不缚,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

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桔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鸕鹚不过济,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

是故达于道者,反而清静;宏于物者,终于无为。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眚^③智故,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故牛歧蹄而戴角,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故圣人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与造化者为人。

[注释]

①聪:听力好。 ②窾(kuǎn):空。 ③偶眚:邪曲不正。

[译文]

推行严刑酷法,不可成就霸王的事业;太多地使用马鞭子,不是赶远路的办法。离朱的眼力好,能够看到百步之外的针尖,却不可看到深渊中的鱼;师旷的听觉好,能够分辨八种风的节奏音调,却不可听到十里之外的声音。因此,凭一个人的能力,还不能管理好三亩大的住宅;遵从道的规律,顺从天地自然之性,那么治理天地四方还能绰绰有余。因此,大禹疏导河道时,是以顺从水势作为治理方法;神农种植五谷,是以顺应禾苗生长规律来推行教化。

大萍在水中扎根,树木在土中生长。鸟类翅膀排开空气而翱翔,兽脚趾着地而奔驰。蛟龙在水里生活,虎豹在山里居住,这是天地生成的本性。两块干木头相摩擦而燃起,金属放置火中能够流出熔液,圆的转轮之类能够转动,中间空的木船之类能够浮在水面,这是自然的性质。因此春风吹来,雨水就要降落,万物得之就会萌发。有羽的鸟类孵卵,有毛的兽类怀胎。草木一片繁荣,鸟类孵出雏儿,兽类生下幼兽。没有人看到它们(指道)干了什么,却使万物大功已经告成了。秋天来临,寒霜降落,植物倒地凋零。鹰、雕之类猛禽捕获小鸟,昆虫躲避过冬。草木将生命集中在根部,鱼、鳖之类也潜入水中,没有人看见它们(指道)干了什么,却使万物消散而不见形迹。住在木上的会做巢,居在水中的有洞穴。飞禽走兽

会做铺垫,人民会建筑房室。生活在陆地上人适合用牛、马,生活在水上的人适宜用舟船。匈奴出产鄙陋的皮裘,吴越出产凉爽的葛各自不同的环境,产生他们所急用的东西,用来防止气候的干燥和潮湿。各人依照自己处的地域,用不同的衣服抵制严寒、酷暑。全都能适合不同的环境,万物都有自己的用场。由此能够看出,万物本身是依照自然规律行事的,圣人又为何要去改变呢?

九疑山南边的地区,陆地上活动的事情少,而水里活动的事情多,因此这里的人民就把头发剪掉了,在身上刺了花纹,装扮成蛟龙的样子,为的是不遭受伤害;他们只穿短裤而不穿套裤,为的是方便在水中游泳;他们喜爱只穿短袖衣,把袖子卷起,目的是好撑船,这些习惯只是为了适合水上生活的特点。雁门关北面的地区,狄人不吃谷类食物,不善待老弱的人,只尊敬身体强健的年轻人,他们的习俗重视勇力,那里的人弓不离手,马也不除掉带嚼子的笼头,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在草原上的生活。因此禹到了南方的裸国,进去的时候就推掉了衣服,等他出来的时候急忙系上衣带,这是为了顺应当地的习俗。如今移植树木的人,扰乱了树木的自然本性,树木自然就会枯槁。因此橘树一到了长江以北,就变成了枳树;鸕鶿是不能够渡过济水的;貉过了汶水就要死去。它们的本性是不能够改变的,因此它们原本生活的生长环境也不能任意转移。

因此,通达道的人,能够返回清静的本性;非常了解事物规律的人,最终依照自然而无为。用恬淡培养性情,用淡漠修养精神,就能进入自然的境界。

所谓天然,即纯洁朴素,正直、洁白,没有任何杂质混合于其中。所谓的人为,是指参差凌乱,巧诈,虚伪,并依赖这些来和世人周旋,而与俗物交往的。因此牛蹄子会分趾,头上长角,马颈上有毛,蹄子却是完备的,这就是所谓的天然;给马嘴带上了笼头,在牛鼻上穿上了绳子,这即是人为。遵从天道的人,就是和道一起遨游的;追逐人为的人,就是和世俗集聚在一起的。不能够和井里的鱼一块谈论大海,是由于受狭隘的环境所限制;不能够和夏天的蝉谈论寒冷,是由于它只生活在酷热的季节;不能够和见识浅陋的人谈及大道,是因为它们限制于世俗的教育,受到世俗的限制。因此圣人从来不让人为来扰乱他们的本性,不用欲念来扰乱性情,圣人能够办到不需要谋划就能够行事妥当,不用说话让人自然归服,不要思考就能实现目标,不需要劳动就能办成事业,它们的精神贯穿于心灵,和万物

的造化者“道”形影相随。

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①，争利者未尝不穷也。昔共王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帝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维嗣绝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

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埆^②，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从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此之谓天解。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所谓志弱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而高者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事强者，遭变应卒，排患扞难。力无不胜，敌无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

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

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

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蹙之^③。先者隕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犹鎗之与刃;刃犯难而鎗无患者,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而贤知者弗能避也。

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④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礪坚,莫能与之争。

[注释]

- ①好事:好为情欲之事。中(zhòng):伤害。 ②烧塿(qiáoquè):土地瘠薄。
③蹙:蹂。 ④雌:指柔弱。

[译文]

善于游泳的人常常被淹死,善于骑马的常常跌死。各人尽管有自己的长处,却反而成为他们的灾祸。因此,好为情欲之事的人,没有不受到伤害的;争取利益的人,没有不窘迫的。以前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争取霸主的地位,因为愤怒而把头撞到西北不周之山,使天柱折断,丧失平衡,使大地向东南方向歪斜下去。他和高辛氏争取帝位,失败后潜入深渊之中,宗族被灭除,导致断子绝孙。越王太子翳不想承袭王位,藏入山穴之中。越人用火熏他,使他出来,于是不得已出来为王。从这里能够看出,要想得到成功,要靠天时,而不在夺取;治理国家在于顺从道,而不在于智巧;土地位置低,却不争高,所以平安不危险;水往下流,不和谁争先,因此快而不停。

以前,舜在历山种植,一年后,种田的人都抢着要耕种这片贫瘠的土地,争着把自己富饶的土地让出来。舜在河边钓鱼,一年后,渔人都抢着到水流浅、湍急、少鱼的地方钓鱼,而把水流拐弯、潭深、鱼多的地方给予别人。此时,舜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没有指手画脚,只是维持着自然无为的心志,而感化人民的速度就像神助一样快速。如果舜没有感化之志,尽管是逐家逐户去劝告,也不能感动一个人。所以,不用言语说的道,是多么宽阔无际!能治理三苗,让羽国拜见,使裸国变化习俗,令肃慎纳贡,舜

没有发布号令,却能使国民移风易俗,这是因为推行自然无为的信念在发挥作用吧!用法度和刑罚,那能达到这样的功效呢?

因此,圣人重视修养内在的本性,而不在于装饰外表,维持精神,消除巧智念头,默默地顺应自然,不希望做成什么却没有做什么做不成。恬静安然不去处置什么,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处置不好,所谓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是指不在事物自然变幻之前有所所为;所谓没有什么不是它所为,是指采取了顺从客观事物进程的行为。所谓不去处置什么事情,是说不变化事物的自然本性。所谓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置好,是说处置的事情与万物本性相适合。万物有它变化发展的源头,而圣人能掌握住根本;各种事情都有其显现的原因,而圣人就能把握其关键地方。所以能追随没有穷尽的道,到达没有边境的地方,观看万物而不眼花缭乱,应和万物而不觉疲劳,这就是懂得了天然的含义了。

因此得道的人,意念柔弱却做事坚强,虚怀若谷却应付自如。所说的“意念柔弱而做事坚强”,是说把柔弱和安静,隐没在不敢作为之中,行动上如同不能有作为一样。安静得就像没有思虑,行动起来却不失去机会。顺应自然万物变化,不去首先提倡,但感触之后却可以随时应和。因此贵重的王、公、侯、伯,必须用卑贱的词孤、寡、不谷来称呼自己。高大的建筑也一定要从底部基础开始。寄托在小处是用来包罗广大;处在中间,却可以控制四方。行动看起来柔弱实质却是刚强,行事看起来懦弱而实则刚强。随着万物的变幻而转移,掌控“一”的道理,就能够用少数制服多数。所说的“做事坚强”,就是遭受变化,应对仓猝,排除忧患,抵制困难,他的力量都能胜任,什么敌人都能够打败。应付变化,考察时势,没有什么人能伤害他。

因此想要达到刚强的目的,一定要以柔软相济。想要坚定,一定要用懦弱来保护它。在柔弱上累积多了,就变得刚毅。在懦弱上累积多了,就会变得坚强。考察累积的多少,能够知道祸、福发生的方向。刚毅的人,能够胜过不如自己的;至于像自己一样的,则力量相当不能取胜。刚毅不可贵。柔弱从自己方面出现的,那么力量是不能够估量的。柔弱是可贵的。因此兵力强大的最后要被人消灭,本质强硬的最终要折断,皮革坚固的最终要裂开,牙齿比舌坚硬但是先脱落。

因此说柔弱是存在的支撑力,而坚强是死亡的同类。首先倡导的,常常走的是困穷之路;后来行动的,却是通畅的源泉。怎样知晓它是这样的

呢？一般的人能够活到中寿达到七十岁，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进退行止，积日至月地懊悔，这样一直到老死。因此卫国贤相蘧伯玉活到五十岁，反省而知道了自己四十九年的错误。为何会这样呢？前面做的，事先很难知道对错；而后面的人，有了经验就容易攻破困难了。前面的人攀登高峰，后面能够照此攀援而上。先行的人跨过低洼之地，后面的就能够踩着过去。前面的倒下陷落，后面的人则因此而进行研究。先走的人大败，那么后面的就要另谋途径。从这里能够看出，前面的人是后面人的弓矢箭靶。就如同兵器的锋刃，同兵器把柄末端的铜套一样，锋刃坏了而铜套是完好无损的。为何这样呢？因为它常依托在后面的原因。这是平常的人都能见到的，尽管贤德有才智的人也不能避开的。

所说的“后面”，不是说停息而不行动，凝固而不流动，可贵的是它能协调规律而顺应时势。掌控了道理来顺应相对的变化，前面的也能够制服后面的，后面的也能够制服前面的。这是什么原因？“道”随时而变，不会丧失制约人的办法，人也不能不被束缚。时间的一反一侧之间变化，非常神速，不容有喘息的机会。在它前面行动，就显得超过太多；在它后面行动，则又不能达到目的。日月运转，光阴易逝，不和人来多作周旋。因此圣人不认为“尺璧”是珍贵的，而认为“寸阴”价值无穷，这是因为时光难得而容易丧失。禹为了追逐宝贵的时间，鞋子掉了而没有时间去取，帽子悬挂树枝上而不去拿，不是争着走到前面，而是争着获得大好时光。因此圣人恪守清和之道，而坚守柔弱。遵从着“道”而应时变化，常常在后面而不赶到前面。柔弱而恬静，淡漠而平定，战胜大难碾碎坚固，没有人可以同它相争。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而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蝼蚁，而不求报。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然。淖溺流遁^①，错缪相纷，而不可靡散。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区之上。遭回川谷之间，而滔腾大荒之野。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珍，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夫水之所以

能成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象之类，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无蹶有，自有蹶无，而以衰贱矣。

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

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累^②而无根；怀囊天地，为道关门；穆忝隐闵，纯德独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

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③兮其若深渊，泛兮其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其动无形，变化若神；其行无迹，常后而先。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故准循绳，曲因其当。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暗，惊怖为狂。忧悲多患，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

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中之得则五